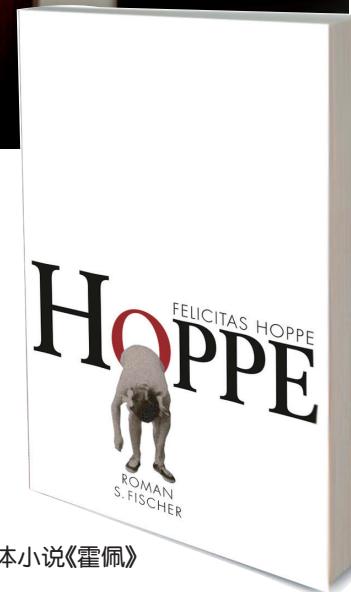


2012年德国毕希纳文学奖得主费里希塔丝·霍佩：

我和“我”——
在想象的镜子中
和自己面对面

5月15日,2012年度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花落女作家费里希塔丝·霍佩(Felicitas Hoppe),授奖仪式定于今年10月27日在德国黑森州达姆施塔特举行。这位出生于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哈默尔恩市、现今51岁的女作家闻听这个消息时,自己也颇感意外,“很高兴我能获奖,这是对我写作的肯定,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

毕希纳奖是根据1813年生于黑森州、1837年逝于瑞士苏黎世的革命者和剧作家乔治·毕希纳命名的奖项,于1923年正式运转。1951年起成为纯文学类奖项。2005年,继女作家布里吉特·克罗瑙尔(Brigitte Kronauer)获得毕希纳奖后,7年之间再无女作家得此殊荣。而此次仅51岁的霍佩得奖,成为近年来获此奖的最年轻的女作家,算是打破了一个纪录。“在她的小说和其他作品中,读者能发现诸多角色的人生,从探险家、发现者到伪君子和庸人,形形色色”,毕希纳奖评委会——德国语言与文学协会如此评价。同时,霍佩细腻且忧郁的叙事形式也深受评委会赞赏:“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大家都在讲着自己的故事,而霍佩却用她细腻诙谐又略带忧伤的笔触阐释了‘身份’的秘密”。在她的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对于个人身份最原始的探索:“我是谁,我曾经是谁,我还能成为谁?”

现实生活中的霍佩特立独行,常常设想自己的人生有怎样的可能性。霍佩爱旅行,爱音乐,不用手机,不拎手袋,却总是背着背包行走在路上。在她的生命中,音乐是最高形式的艺术,写作次之。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去做个音乐人而选择写作这条路时,她自嘲地评价自己没有天分,只能退而求其次。

自1980年起,霍佩曾分别在希尔德斯海姆、图宾根、柏林、罗马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学习文学、修辞学、宗教学、意大利语和俄语。1996年她曾在柏林生活过一段时间,进行自由写作。生于1960年的霍佩和许多那个时代在“铁幕”下成长的作家一样,经历过巨大的历史转型和变革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正是大量需

要对那个时期的历史转折进行加工和描述的文学作品的时代,转折文学(Wendroman)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学。

不同的是,霍佩在自己的小说中却尽量避免发表与政治现实相关的感想。《德国世界报》曾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问到,文学创作中到底需要加入多少所谓的“真实”成分,对此,霍佩引用了Peeter Sauter的一句话来作答:“作家就像只失明的母鸡,被困在自己的想象中,选择忽略周遭的环境,中止所谓的冒险,一切只是为了沉湎在自己的梦和想象里”。简言之,在霍佩看来,做梦和幻想是作家不可缺少的资质,而对于文学得对社会和政治变革做出反应的论断她始终不能苟同。霍佩认为自己是一个与社会和时事作对的顽固分子。幸好,除却现实的当下,作家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事情。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相比,霍佩作品的不同之处与其说是题材,倒不如说是对于内容的处理和手法,借助这些方式,某些对于当时世界的描述包括作者自己都被巧妙地从作品中隐去了。

在1996年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理发师的野餐》中,霍佩运用超现实的手法描写了日常生活的场景和童年的回忆,文中就隐去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当这些历史场景被淡化之后,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反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也恰恰是霍佩想要达到的效果。凭借这部作品,霍佩斩获了当年的恩斯特·维尔纳

奖(Ernst-Willner-Preis,是英格博格·巴赫曼奖Ingeborg Bachmann的下属奖项)。次年,她就坐上一艘远洋货船,用得来的奖金开始了环游世界之旅。旅途中她共写了7篇文章,并相继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那时候船上并没有互联网,因而这些手稿都是通过传真发到《法兰克福报》的编辑手里。德国电台记者胡伯特·斯皮格尔(Hubert Spiegel)据此回忆说,旅行和写作在霍佩身上是并存的。

这趟海上之旅开启了霍佩创作中一扇重要的大门,所获的灵感几乎贯穿这之后她所有的作品。与现实最相吻合的要数1999年出版的旅行小说《Pigafetta》,这本书可以说是霍佩的突破之作,就是以主人公在货船上的环球之旅为主要题材。



此外,霍佩还创作了几本历史小说,如2003年问世的流浪汉小说《天堂,海外》,2006年出版的以法国奥尔良女英雄约翰娜为原型的传记新编《圣女约翰娜传奇》,2008年的新编骑士小说《狮子骑士伊万》等。

继这些小说之后,霍佩笔锋一转,又于2012年出版了一本打破既定思维的虚构自传体小说《霍佩》(Hoppe)。小说里的“霍佩”和现实生活中的霍佩有着大相径庭的人生。在写了那么多历史小说,刻画了那么多历史人物后,大家都在期待我的下一本书里谁会是主人公。于是我想说,这下该轮到我自己了吧,当然别人也可以来写我,这完全没有问题”,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的

采访时,霍佩如是说。

《霍佩》这本虚构的自传小说可以说是霍佩描写的一个虚拟人生,小说中她技艺精湛地穿梭于现实和想象、自我认知和角色扮演之间,尝试了无数种构造“自我”的可能性。书中讲述的不是现实生活中在德国哈默尔恩出生的有4个兄弟姐妹的霍佩,而是书中那个有着复杂生命体验、从小和父亲一起长大的独生女霍佩。小说中的父亲是个专利代理,20年来辗转于不同国家,而与之相伴的女儿霍佩因为父亲工作性质的关系体验了多种不同的人生。故事开始于加拿大的布兰特福德,幼年霍佩认识了后来成为冰上曲棍球明星的7岁的Wayne Gretzky,并爱屋及乌喜欢上了曲棍球。随后又在澳洲开始了乐团指挥的生涯,中途遭遇挫败,经历了海上航行,来到美国,教授德语。

在《霍佩》一书的开头,霍佩出人意料地用了维基百科上介绍的女作家霍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自己的词条作为开头,“费里希塔丝·霍佩,1960年12月22日生于哈默尔恩,是一名德国女作家”。文中,她运用第三人称,以一个外人的眼光,冷静且理性地描述“霍佩”,在她看来这种“距离”刚好能让自己更了解自己。

当被问到写作此书有何体验时,她提到:“我发现,这个被我赋予新人生的小姑娘霍佩,这个有不一样童年,被我放之四海各处为家的霍佩,不管被放在何种场景里,她还是费里希塔丝·霍佩。这是个有趣的体验,从中我们知道,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构成我们的‘本质’,不是我们何时出生,在哪里出生这样的‘本质’,而是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如何行为。”“我给霍佩安排了这样一场精彩的人生,本身这样的人生也很对我的胃口。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想,人们要怎样描述自己的人生,是什么组成了我们人生的主干?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们如何去设想它、诠

释它。而这个我所希望的人生、虚拟的人生、幻想的人生其实才是真实人生的主要构成。因为大多数人总会有这样的瞬间想法:‘我当时要是没有干嘛干嘛,现在就会在做什么’。我自己就给自己设计了这么一款,试图通过创造来发现自己,在想象的镜子中寻找对于自己的认知”。

说到旅行和人生的意义,她坦言,“霍佩其实是个宅女——一个内敛的小姑娘。遇到问题,她不会向外,而是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这让她感到惬意。但同时她又知道这样是不好的,性格会变得乖张。我也如此,我觉得旅行很累,很紧张;但另一方面我又意识到,旅行会打破一些东西,带来新的灵感”。



英国艺术及创意产业节拉开帷幕

本报讯 日前,由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作为英国大使馆/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运作)主办的“艺述英国——英国艺术及创意产业节”在北京拉开帷幕。据悉,“艺述英国”活动将持续到11月,在中国17个城市举办上百场艺术活动。

英国是世界上艺术氛围活跃且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此次“艺述英国——英国艺术及创意产业节”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英国艺术和创意产业的盛会,将呈现英国最高水准的艺术和创意。2012年是别具意义的一年,英国接替中国成为奥运会东道主,同时又是中英建交40周年纪念,“艺述英国”活动恰逢此时举行,旨在将艺术家、艺术机构和艺术爱好者们齐聚一堂,进一步加强中英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据英国文化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艺述英国”旨在教育、激发大众,并向大众展示艺术是如何超越国界,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中国观众可以通过展览、音乐会、演出、演讲、研讨会、互动多媒体、协作项目、在线活动和比赛等方式体验“艺述英国”的精彩内容。此次艺术节的活动内容涵盖建筑、舞蹈、设计、时尚、电影、文学、音乐、戏剧和视觉艺

术等各种艺术形式。来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的顶尖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将陆续为中国观众带来别开生面的演出活动。

艺术节的首批亮点活动包括特纳奖得主、雕塑家托尼·克拉格(Tony Cragg)的作品展览,全球杰出的舞台摄影大师克莱夫·巴达(Clive Barda)的摄影回顾展,由残疾舞者和非残疾舞者组成的英国顶级专业现代舞团——坎多克舞蹈团(Candoco)带来的两部舞蹈作品,爱丁堡艺穗节上最受评论家青睐的精品剧目,以及首次在中国举办的“2012年北京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系列古典音乐会。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艺述英国”还将继续呈现高品质的各类艺术活动,包括“Rockarchive:英国摇滚50年摄影展”、英国明星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作品展、时尚摄影大师马里奥·特斯蒂诺(Mario Testino)作品展、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展览、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大舞汇活动、英国顶尖当代舞蹈团体演出以及英国新锐乐队的中国巡演等。英国作家拜厄特和大卫·米切尔等也有望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读者面对面交流。

(王杨)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 瞭望台

你爱不爱一个
杀你的女人

□小白



将小报上报道的通奸加谋杀的市井案件改造成一个爱情故事,作者到底需要何种禀赋?美国作家凯恩便将纽约小报上的露丝·施耐德案件改造成一个爱情故事——借由叙事的魔术。

需要司汤达那样一颗英雄主义的心灵?但20世纪的纽约或者加州,并不适合让这样的心灵浪漫地跳动起来。尽管,或许凯恩多多少少也拥有司汤达那种女性化的浪漫倾向——在《双重赔偿》里,当沃特·赫夫想让电影院引座员牢记他,以便获得“不在场证明”时,他伸手扣上她制服最上边的那颗纽扣——这是个喜欢伪装成花花公子的现代都市化了。

需要对复杂人性心理的透彻理解?与司汤达不同,凯恩处理的是20世纪病态心理医学背景下的人格。像现代心理学这些事儿,凯恩知道的不少,虽然他说得不多,以免让人觉得他“有学者派头”(保险公司案件调查负责人凯斯曾对赫夫说过这话)。但他对诸如无意识语词、微表情这些东西的捕捉能力,看起来不亚于一个专业心理医师。《双重赔偿》中的男女主人公讨论作案计划,她说让那个将被他们谋杀的丈夫不好好卧床休息,却绑着石膏出游会有危险(会影响愈后伤腿的长度)。这是在状写女人的愚蠢和迟钝,还是在揭示病态杀人狂无法分清生死界限的危险心理状况?

我们要说,一个20世纪的爱情小说作者,最最要紧的禀赋是那种无计消除的深刻疑虑,一种大大超越司汤达式疑虑的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当司汤达不允许他的女主人公阅读爱情小说时,这种疑虑已在19世纪微露端倪。电影编剧文森特·劳伦斯向凯恩不断提起love rack,但在凯恩,love rack是一个拷问爱人/罪人的刑架。充满怀疑的拷问者采用的是证伪法则,受刑者证明自己在相爱,并不会让他满意。在作者的不断追问下,他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自述证据、排除疑点,推翻读者或观众们认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爱情的坚定判断。

如果说在第一部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中,凯恩尚未完全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小说里那对爱人/罪人(法兰克和蔻拉)多多少少仍旧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情侶,他们很少受到证伪法则的拷问。尽管这对情人常因精神折磨而短暂分别,但这总会让欲火烧得更加旺盛。尽管后来两人动辄暴烈争吵,但回回都以疯狂做爱来收拾残局。

但在《双重赔偿》中,那对情侣要面临一个充斥着不利证据和错觉歧义的复杂局面。这部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有着代数一般冷静的头脑,以至于在步步为营的叙事里(以精于计算的保险推销员赫夫的第一人称视角),情欲有时候似乎变成谋杀方程式冗余之物——当读者聚精会神参与演算时,对此自然而然地视而不见。读者甚至无法确定这对情侣“干完所有的事”里包括不包括上床这件事?

这一次,作者对爱情小说的当事人反复举证质疑。决定性的不利证据有这几条:她在与他合谋杀害丈夫之前,就已谋杀多人(在纽约市施耐德案件里露丝曾7次设计谋杀她丈夫)。他承认(他意识到)他已(真正地)爱上她的继女(继女是对他小报故事人物设置的一次灵巧改装),他甚至为那小女孩而甘心去自首供述杀人罪。《邮差只按两遍铃》里的男主角未能实行的杀人灭口,《双重赔偿》的女主角几乎完成,她其实开枪射杀赫夫。当电影编剧文森特·劳伦斯向作者凯恩讲述露丝送给亨利一瓶加入大量砒霜的葡萄酒时,小说家听到的是决定性的叙事动机。这是最强烈的拷问:你爱不爱一个杀你的女人?

小说上的纽约通奸谋杀案里,露丝和亨利的情欲关系毁于法庭上的互相指控;凯恩小说里发生在加州的通奸谋杀案,男女主角的爱情几乎也要毁于互相的残害和告发。在小说结尾挽救这首惊悚都市爱情叙事诗的,是那个凯旋般的双双自杀。这自杀不在假定叙事者的视角之内,但读者若相信自杀会成功,就会相信城市里仍然有爱情。

那个“小报谋杀案诗人”(A poet of the tabloid murder)的说法,来自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有一天,纽约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跑来告诉凯恩,说他自己早上去看庭审——那是个奇异的感觉,当你闻到那个女人身上的气味,擦过她的衣角,却确切地知晓,这个女人即将被送上电椅。当凯恩听到这个说法时,大概就像是听到诗歌般的韵律在向他召唤。



世界文坛

《双重赔偿》

德国画家弗朗兹·乌尔克油画作品